

隨筆·觀察

## 敬悼鄒讜老師

● 曹景鈞

鄒讜老師於1999年8月7日晚上7時30分(美國中西部時間)因心臟衰竭，逝世於芝加哥大學醫院，享年八十。噩耗傳來，使我震驚，並深感痛惜。想不到去年8月下旬芝城一別，便成永訣。我永遠失去了一位終生懷念的良師益友。

鄒讜教授1918年12月生於廣州，廣東大埔人。父親鄒魯(海濱)是國民

1998年8月23日攝於鄒老師家中。



黨元老、政治家及中山大學的籌創人和校長，母親乃許素貞(劍魂)女士。鄒教授畢業於西南聯大，1946年就讀芝加哥大學研究院，主攻美國政治學，1951年獲芝大博士學位；及後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，直到1988年退休。鄒教授先後擔任利文思敦講座教授，北京大學名譽教授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理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。

鄒老師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學者，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學術論文，其中包括《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-1950》(芝加哥大學1963年出版，中譯本由王寧和周先進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出版)，《中國之危機》(1968，合編)，《從1850年到今中國基層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變遷》(1981)，《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》(1986)，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——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》(1994)等書。《美國在中國的失敗》一書更令老師聲名大噪，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，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。

鄒教授的著作論證嚴謹、邏輯性強、材料豐富、對每一個問題都細緻考據、反覆引證。這點我有切身的體會。我在芝大唸書期間，曾當過鄒老師的研究助理達五年之久。很多時

候，他為了一個歷史問題或政治事件，往往叫我到圖書館搜集各種報刊、雜誌和書籍，然後加以考據和引證，務必使每一個問題得到清晰無疑的答案。他對政治學理論的理解和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掌握，使他可以運用西方的理論並結合中國具體的歷史政治經驗，將中國政治納入比較政治學的範疇加以研究和比較，得出「理論的指導與經驗相關性的個案研究」。因此，他對文化大革命、毛澤東的逝世、鄧小平的改革、天安門事件以及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事件，都有精闢透徹的分析和高瞻遠矚的看法。

鄒老師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工作者，一生從事教育，培育了眾多的政治學者與中國問題專家，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。他因材施教，不拘一格，凡是認為可以栽培的學生都加以扶持，使其成材；他視學生如子姪一般，愛護有加，因此學生長年不離不棄地追隨他，敬重他。這點我的感受特別深刻。老師一直關懷我在學術上的進展與生活上的情況。1993年我取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，老師與師母雖然行動不大方便，仍然冒着嚴寒的天氣，踏着雪路，撐扶着拐杖，出席我的畢業典禮，給予我最大的支持與鼓勵。兩老與我在洛克菲勒教堂(Rockefeller Memorial Chapel)門前的合照，令我感懷至深，此情此景，歷歷在目。老師與師母多年來的厚愛和關懷，我銘感終生。追憶往事，潸然淚下。

就在同一天，老師送了我幾本書，和以下的一段話，以示勉勵：

學術不是政治

搞政治不是搞學術

搞政治可得一時的興奮

搞學術需要寧靜淡泊的生活

學術是超政治的政治

學術創作是無價之寶

尋真理得自由造福眾生。

治學嚴謹而生活輕鬆

思想敏銳而語言行動鎮靜

有創見而無偏見

有批評態度而不輕易否定不同的觀點

出類拔萃而不驕矜

對人友善而心理上不依賴他人

愛護群體而不失獨立自主的精神

尊重各部門之清規戒律而不放棄學術

至上之原則

世事萬變而心神巋然不動。

退休後，回顧一生成敗得失，略有領悟，但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」。故錄之，贈景鈞，慶祝得博士學位之榮譽。

鄒謙

1993.12.17

鄒謙教授為人謙恭低調，平易近人，勤奮用功，生活簡樸，退休後仍孜孜不倦地研究讀書，「一息尚存書要讀」正是他最好的寫照。他對學問的熱忱，研究的用功，知識的追求；對國事的全情投入，對中國前景與發展的關注，以及永不言倦、敬業樂業的治學精神，深深地影響着他的學生。

鄒老師與芝加哥大學有着超過半個世紀的密切關係，他的傑出貢獻深得敬重。對於鄒老師的逝世，芝大特別下半旗致哀。他的遺體已於8月13日安葬在美國俄勒岡州。鄒老師的精神永存，他安息了。在此特別向師母盧懿莊博士致以最深切的慰問。

曹景鈞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